## 这种新闻〈路边咖啡座〉

亲爱的宝宝:

在我们工作的圈子里, 谁和谁恋爱了,是最受欢迎 的一种新闻。

現代快報

有一些还没出名、也还没 发展出特色的人,可以因为跟 谁传出恋爱的消息,而比较快 被大家记住名字和脸孔。

所以当然也就会有不少 人假装恋爱,好争取被报道 的机会。有时候连当事人自 己都还没听说,他们的制作 人或经纪人,为了宣传唱片。 电影或连续剧, 也会先放出 风声,让记者捕风捉影。

也许你会想,记者又不 是笨蛋,怎么可能老是中计, 只听见一点风声,就乖乖报 道,白白替别人宣传?

记者当然不是笨蛋,实 在是恋爱的新闻很讨好,反 正又不会伤害谁。而且,这种 事谁说得准呢?

我以前不太喜欢这种宣 传手法,觉得太廉价。可是现 在我想法改了。

我发现大家并不是对所 有名人谈恋爱的事都感兴趣。

比方说,大家对做生意 的人的爱情就不很感兴趣, 除非当事人刚好长得很好 看。大家对做政治的人的爱 情也不感兴趣,除非当事人 刚好长得很好看。或者,除非 这些人的恋爱是"丑闻"

说穿了,随便闹小小的 恋爱新闻,也能受注意,是明 星才有的特权,不是随便哪 种名人都玩得动的游戏。

为什么啊?跟大家的生活 根本没有实际关系的、这个明 星和那个明星恋爱了的事,为 什么永远都这么吸引人?

难道,仍然是那个我们从 小就相信的,公主和王子从此



台湾顶尖娱乐 人蔡康永的新书, 《宝宝目记》完整 版,此书是写给搭档 小 S 的宝宝的,同样 也是写给那些还未 来到人世的宝宝们 的。蔡康永的文字和 他主持"康熙来了" 时的搞笑风格完全 是两回事,它们是有 意义的,同时也是安 静的。写的是宝宝, 大人们不妨看一看, 很有意思的。

力

蔡

著

代

社



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向往吗?

原来我们一直都这么固 执的、硬要把美丽和爱情绑 在一起,像我们小时候翻看 的一本又一本画满美丽插图 的爱情图画书那样, 我们其 实仍然偏好孩子气的爱情, 不要掺杂钱财、地位,这些大 人才考虑的事,我们只想祝 福花朵般的美丽恋情。

真的吗?宝宝,这么鄙俗 的宣传手法的背后,支撑着 的,是这么单纯的向往啊!

我几乎有一点伤感了。

#### 谁在整我们〈拍广告的郊外〉

亲爱的宝宝:

人,喜欢做所有跟"好好 活下去"背道而驰的事

我们喜欢吃糖果然后蛀 牙,我们喜欢吃炸鸡然后血管 堵塞,我们喜欢喝醉、喜欢开快 车、喜欢喝醉开快车然后"砰" 一声。我们不想死可是我们好 多乐趣似乎都"只求一死"

到底是谁在整我们啊?!

### 唯一的蜘蛛〈候机室〉

亲爱的宝宝:

此刻我正挂念一只早已 不在的蜘蛛。我是在博物学家 威尔森的书里读到它的事的。

"1883年8月27日,克 拉克托岛上的火山爆发,不但 死了三万人,整个岛上的生物 也全都死光,还引起全球一连 串海啸……九个月后,一支法 国探险队去岛上搜寻有没有 任何生命迹象,结果,荒凉的 岛上只发现一只很小的蜘蛛, 它正在织网……"

威尔森推断,这只小蜘 蛛应该是乘着风降落在岛上 的。然后,威尔森加问了一个 问题:" 真不知道它织那个蜘 蛛网,到底是打算要捕什么? 整个岛上就它一个而已

克拉克托岛后来当然又 渐渐复苏了,海里冲了蟹上 来, 天上有鸟经过就栖息住 下。只是没有人知道,那只小 蜘蛛有没有能够撑到那时候。

我模拟着它独自织好了 蛛网,却什么都等不到的那 一阵子的心情。

我是这个世界的第一 个吗?还是这世界剩下的最

我想象着那张迎风招展的 蛛网,这么勇敢,又这么荒谬。 这只小蜘蛛可真够唐吉诃德的。

### 稿子被毙了

回到报社,已是下午三点 一进办公室,石主任就笑 我:"看你这呆货,也想吃天鹅 肉?你知道这女子的来历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就 是看看嘛,她有什么来历?'

石主任说:" 我听知情人 说,她是山本去湖南桃江县旅 游时,挖掘出来的。当时这女 孩刚好高中毕业, 考上了大 学,却没钱去读,闲在家里,被 山本相中了,出钱送她到日本 读大学。一年前,他们在日本 结婚,年龄虽然相差近二十 岁,但看起来也蛮般配的。女 孩叫杨小丽,结婚后就叫山本 小丽了。几个月前,她来我们 市,帮山本打理和平大厦。

我还以为是山本纯田 的小秘呢。"说罢,我叹了口 气,"山本真有福气,这女孩 真有运气……"

石主任道:"那是,什么 人配什么人, 所以你看也白 看。去写稿吧。

我说是,然后就去了电脑 前。可打开电脑,我发现不知 道怎么写,写什么,只好硬着 头皮去问石主任。石主任讥笑 道:"我说你傻了吧,该看的 不看,该想的不想,你动动脑 子,老八路是怎么死的?是为 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死 的,是全心身投入到揭露日本 侵华史实的运动中累死的,是 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死的啊……反 正,今年他做的事多了,随你 怎么写,都行。

我木然地点点头,转身又 去写。但不知为什么,思维老 不能集中,一会儿是老师长 在头脑中晃,都是他在医院里 的情景;一会儿是那位名叫山 本小丽的女孩在头脑中晃。头



小胡到莲洲晚 报专刊部实习,在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 周年的专题报道 中,他在专刊部石 主任的安排下采访 了抗日英雄夏师 长。一次偶然的机 会, 小胡在夏师长 的档案中发现了一 个秘密, 那是一份 离婚申请报告 ......

著 荻 杂志 社 提

说

脑昏昏沉沉,键盘上,一个字 都敲不出。后来着急了,硬着 头皮敲了几百字,读一遍,发 现文气干涩枯燥,又一点鼠 标,删掉了。

黄昏下班时,石主任看我 还在写,就说:"你还没写完 啊?我实在太累了,先回去休 息了。今天的稿子我也就不看 了,就按我下午说的写,稿子 写完后直接发到总编室的存 稿箱,让总编室的人改去,我 明天看报就是了。

但第二天他没能从报纸

上看到我写的通讯。不但他看 不到,我自己也看不到。上午 八点,报纸拿到手上,我从一 版寻到十六版,寻了三遍,都 没找到我昨晚写的稿子。我就 知道,稿子被总编室给毙了。

一上午,我都坐立不安。 石主任什么时候来办公室,成 了一个重大时刻。我不知该如 何面对这个时刻。整个上午, 我喝了六杯凉水,可还是觉得 热,觉得渴。

我去饮水机接回第七杯 水时,石主任闯了进来,他把 一张报纸摔在我的办公桌上, 把我满满的一纸杯水惊得四 散奔逃!而他身后的两扇玻璃 大门,在他进来 N 秒钟后,还 在吱嘎吱嘎晃动不已。

石主任真的动怒了!

我一脸霉样,扫视了桌上 的报纸,发现报纸并不是我们 晚报,而是晨报!晨报的头条 总喜欢刊一张特大的照片。这 一回也不例外,他们刊登的是 山本纯田向夏卫华师长献花 圈的照片。我迷恋的那个女 孩,仍然在山本纯田身边。

照片下面,用大黑做了一 行触目惊心的标题:日本人向 中国老八路鞠躬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 下,晨报他妈的真想得出啊! 这样的新闻,多具有爆炸性! 我们同样去了现场,而且离事 件中心非常近,可就是没从这 个角度抓新闻。难怪很多读者 认为晨报比晚报好看。

石主任开始数落我,"你 是有意让我下不了台吗?我昨 晚明明告诉过你,可你是怎么 写的,啊?说什么老八路是因 为剪彩事件气死的,你证实过 吗?你凭什么这样说?老师没 教你,新闻应该实事求是?!"

我低着头,小声嘀咕了一 句:"本来就是气死的嘛。

# 黄岛迷雾

会议室里整齐地坐着公 安局局长、负责刑侦的副局 长,法医技术科的警员,还有 专案组的成员。室内气氛紧 张,常标正在作案情汇报: "梦玉被杀案是我们近几年 遇到最复杂的案子,基本理 出了这几条思路,就目前看, 秘道的发现,玉龙的踪迹,还 有底片的破译,骷髅的显现, 还有戴枫的失踪, 使案情出

疑

瑞

著

社

现了突破的转机。 " 从目前的案情发展看, 梦玉被杀、汤凤事件,包括一 滴血事件,戴枫的偷拍,野草 的疯狂,线索比较乱,难以理 出头绪。直到盗尸事件,灰楼 秘道的出现,寻找丢失的玉 龙成了梦玉追寻的主线索。 戴枫的失踪无疑是因为底片 真相的暴露,那么戴枫成了 惊弓之鸟,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底片的暴露只能说明戴 枫是一个色魔,并不能证明他 就是杀害梦玉的凶手……"

" 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 的弱点,船没有翻,自己就跳 下了河!

散会时, 田局长把常标 留在了会议室里。"今天分 析的线索很多,但关键是尽 快侦勘到证据。另外不能放 弃秋山、野草、惠姣等人的线 索,还要挖深挖透。

最后田局长拍着常标的 肩头说:"此案已被列入重 大案件,是国家重点文物遗 失的大案。你们肩上担子很

常标感到脚步变得沉重 了许多。他回到医院二楼的专 案组,刚刚在桌前坐定,杜立 打来了电话:"戴枫没有逃, 黄岛派出所刚打电话报告,发



临海医院风姿 绰约的护士梦玉被 裸杀, 只留下一滴 血,从此疑案跌宕, 扑朔迷离, 背后隐 藏着中华玉龙的失 盗大案。20年前梦 玉之父被剖腹取走 玉龙, 梦玉追寻真 凶和玉龙下落,院 长、医生、诗人、女 友、疯人纷纷卷入 此案之中, 悬疑重 重,情感纠葛与复 杂案情纠结,医院 笼罩在极度恐怖之

现戴枫正在慈善寺摄影。他在 那儿已经住了三天了。

"是秋山的寺院!" 这黄岛,这寺院又会隐 藏着什么谜团?

海面上升腾起层层浓重 的雾气,一会儿把远处黄岛 的轮廓洗化成血色的雾霭。 渔船在海面上飘浮着,慢慢 向黄岛的方向驶去。常标与 杜立平静地坐在船头和中间 的横凳上。常标独坐在船头, 虽然一下看不清黄岛的轮 廓,但他在计算着由秘道下

的海滩,乘上普通的渔船,达 到黄岛的准确时间,这可能 是一条海上的"秘道"

迷雾渐渐散去, 黄岛如 压在头顶的黑云,轮廓已显 露出来,渔船停泊在一片礁 石海滩上。常标与杜立走上 海滩时,常标看了看腕上的 手表,正好40分钟。他回头 望对岸的海滩, 只见到在消 散的云雾中白色的临海医院 的房子,在若明若暗的阳光 下,闪着点点白光。

从海滩的礁石丛中,常 标与杜立向慈善寺的方向攀 登而上,这条山路很是险峻。 常标把杜立拉上山岩, 前面 是一段缓坡, 慈善寺的山门 牌坊已清晰可见了。

当常标和杜立站在寺院 门前的秋山面前时,秋山惊呆 了:"你们是从侧面上来的? 秋山的脸色有些发白,面部的 肌肉不住地抽动,神情紧张, 手足无措。站了一会,忽然惊 呼," 致远,快倒水!

"不多打扰了,我们听说 戴枫住在你这儿?

"他刚下山,回去了。这 个戴枫,三天前快天黑了,来 到寺里,说这几天海上有雾, 这种天气容易拍到海中的海 市蜃楼的照片, 非要在这儿 住几天。

"他摄影任务完成了?" "拍了几十卷,不知满意 不满意。这不,下山冲洗去了,

如不满意,还得回来重拍呢。 " 秋山师傅! 我想向你请 教一个问题。听说你过去是 从事收藏生意的, 阴阳玉龙 你见过没有?"

阴阳玉龙?" 秋山先是惊 异,后是脸色变得先白后青, 面部的肌肉在不停地颤动,额 头沁出了汗滴。他一下坐在木 凳上,口中念念有词……

### 偶像与找房

每次看《足球之夜》,我都 很陶醉。黄健翔的声音很有感 染力,浅浅的笑也很迷人。想象 中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很有 智慧,也很谦虚。我并不想要他 的签名,也不愿打听他的消息。 却做了一件更不靠谱的事,真 的把家搬到了健翔桥。

有时候,我真的非常不切 实际+不可思议。因为喜欢木 村,有一年情人节,我在东京 把自己关在酒店看了一晚上 木村主演的《 天上落下的-亿颗星星》。虽然一句台词都 听不懂,心里却很甜,觉得这 个情人节是在日本和木村-起过的,所以分外有意义。

再说回健翔桥的那套房 子,说实话真的挺"烂"。那是 一栋古老、传统的楼房,大概 有五六层高。电梯自然是没有 的,每次从楼梯小心翼翼地爬 上去, 走过昏黄黑暗的过道, 只能依靠某个角落的暗淡的 灯光照明。我的房间是一居 室,一个卧室带一个客厅。房 间面积总共只有四五十平方 米。里面很简陋,没有任何装 饰,脚下踩的是当时很流行的 素水泥地面。

在健翔桥住的那阵子,因 为没有无良房东的骚扰,我一 个人倒也过得怡然自得。我添 置了一套小音响,把它放在床 头。早上起来,听着 C D 飘出 来的优美音乐,开始一天的生 活。闲暇时我会做做饭、写写 日记,或是抽空和朋友聚聚, 再就是每周四必看黄健翔主 持的《足球之夜》。晚上躺到 床上,想想自己就住在健翔 桥,觉得很美!

在健翔桥住了一年之后, 我第一次动了买房的念头。商 品房已经在北京悄然发展起



此书是刘孜花 费了半年时间完成 的。里面谈到很多 像怎样逛街省钱, 怎样花小钱买大 牌,租房子遇到的 种种问题, 怎样设 计装修新房等很实 用的东西,还有很 多和丈夫在国外度 蜜月时的见闻。相 信这些文字会带给 大家一个最真实的 刘孜。

眀

星

幕

后

刘

孜

著

出

情



来,在开发商的造势下,"拥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个想 法极具诱惑力。

最关键的是,这时"按 揭"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这使 我买房的信心大增,而且当时 的房价也不贵,处于可承受的 范围。我算了一下,把租房的 钱攒起来,再往上添点钱,加 上银行"按揭",就能买一套 三十平方米的一居室了。我天 真地想:二十几岁的年纪就高 贵到连房子都有了,那将来还 有什么可追求呢?幸福若此,

夫复何求?

我选了一套房子, 在亚运 村附近。那时买房是没有样板 间的,售楼小姐指着图给你看 房间的布局,告诉你哪里是客 厅、卧室、厨房和洗手间,你必须 照着图展开对空间的想象。然 后我去工地看了看没盖好的半 成品。一进去就是一个大间,还 带一个小厨房和一个更小的卫 生间。房子给人的感觉非常宽 敞,我对这套房子也挺满意的。

我开始整天做白日梦,计 划如何去规划这套房子,每一 步都想得很具体。最后,就剩 下交钱了。

这时候,我认识了海蓉和 她妹妹 Sarah。就像命运做的 一种安排,不该让我这么快就 做"有产新贵",海蓉无意间 的一席话居然让我放弃了买 房的计划。她告诉我:有一个 朋友要出租一套两居室的房 子, 在双安一带, 每月只需交 400元的房租就能住进去。两 间房子,可以我住一间,Sarah 住一间。我想,每月400元,真 是跳楼价呀。我动心了,决定跟 着她去看那套两居室的房子。

这是一套装修好的房子 两间卧室都铺了复合地板,客 厅虽然小些,但铺了地砖,感 觉很清爽。厨房、灶台也都干 净漂亮。和前面住的水泥地板 房子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 明显高级了

很多事情如果细究,很难 让人不想到一种类似命运的 东西。我离开健翔桥后,《足 球之夜》的受关注度也渐渐 小了。我把《足球之夜》的兴 衰,迷信地归结为我与健翔桥 的关系。因为我离开了健翔 桥,《足球之夜》的收视就下 滑了。当然,这是一个小笑话, 《足球之夜》的粉丝千万别说 我"无耻"呀!